



【徵文作品佳作】

一輪明月映花香

◎ 瑞周全真單位 曾正忠

一輪明月映照松間，映照川河與塵陌，也映照芸芸娑婆和世間萬造……

若說生命百年之後，有一種花的香氣，能深刻棧留在人的記憶中一輩子，甚至薰煦百千年後的後進，我想那一定是道德之花吧！

轉眼之間，老前人離開我們已滿五個寒暑。而他耳提面命的生活原則：提起您的光明念頭，來照耀您的生命；提起您的空靈觀念，來超越您的生活；提起您的喜悅心情，來洗去煩惱塵埃。除了一樣澈盪心頭，還變得更加鮮活。

而基礎家風：「止語養氣」，及老前人多年來言簡意賅的「道本一體，理無二致」，後學中年之後深參，更覺風骨。誠哉斯言。誠哉斯言！

後學參晤老前人的機會祇寥寥數面，大部份的印象，是來自家父的傳述。父親謙默，但每次參完老前人的班課後，總是喜悅到難以盡言，一如遇親的孺慕小童。這一概的印象，甚且讓我覺得父親的幼稚，都幾十歲年紀的人了，跟班、忙道務到禮拜天難逢休息也就罷了，竟還來學個老萊子的「綵衣娛親」？

因為不懂，所以這樣刻板的印象存留了好多年：「老前人可能是父親失散多年，最後才晤認到的親輩吧！」怪不得大家總是「到親」、「到親」地稱謂著（註1）！

而我與老前人的當面接觸，真的也就「到親」、「到親」了，因為他老人家真的很慈祥，就像我印象中母親娘家，大肚家鄉的外祖爺一樣親切；雖然身材不像，髮型也不像，就連談吐也不像，但整體的感覺就覺得他是。這當中尤有三次是更為深刻的：第一次是民國70年（1981）初，老前人蒞臨彰化的天南堂，那時家中擠滿了三百多眾熟悉與陌生的「到親」，全是為了一睹老前人的慈顏，為了聆聽一場滋潤法雨而來的。

第二次，後學記得是民國83年（1994）間，老前人在豐原辦理大懺悔班；依稀記得那天老前人他老人家跟我們家這班學界、活動組的年輕同學，一一垂詢勗勉，關懷備至的盛情尤其令人難忘。

第三次便是忠恕大樓落成，親見老前人為道務中心完建，眾生慧命將更有依託而樂得手舞足蹈的景象，皆是歷歷如繪，烙印在後學腦海中的鮮活歷史。

但從小我還是不解：是什麼樣的策動或抱負，在那個動盪的亂世裡，能讓一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願意舍下至親與家業，隻身來到這蒼莽之島、異域之境的台灣，並矢志為陌生人的向道之路一生奮戰？而又是什麼樣的修辦精神和理念，能讓這年輕人身家全拋舍外，還願意舍命兼舍心，終身奉此為圭臬，只務一愿向前，從不動搖退縮？有時想想，這等干雲的豪氣和決絕堅定，和歷代祖師甚至一葦渡江的達摩祖師頗為相像，甚至，毫不遜色。

後來，當然也知道了。是眾生的業力跟慧命所牽繫。是佛祖心頭那顆不捨與不忍……。是明明上帝眾生老中（註2）的無私之心。

「泰山其頽乎？梁木其壞乎？哲人其萎乎？」《禮記·檀弓上》人一輩子



▲ 民國85年（1996），老前人於忠恕學院初、中級部聯合結業典禮頒發證書。



▲ 德馨留存，芬芳永記。

的風華，肉身卻是短促的。民國 99 年（2010）的 6 月（農曆 5 月初 9），如華之落，老前人 97 壽的肉身捨給最後的埃塵，志與愿卻釀成了最溫郁的心香，滿滿薰沐給所有的道親；他們更誓愿承傳這份堅定的信念，走向尚未度盡的無垠蒼生。

猶記得老前人的告別儀式上，有萬人以上來弔唁，小後學竟也榮膺服務的其中一員。看到許多來自不同道場的前人、點傳師、道親、貴賓低首啜泣，我感受到他們心中那份哀矜，竟無殊於至親的驟然離逝。是以他們不辭路程艱阻，遠途者甚至是從國外趕回，有些或許是知遇之恩，有些更是不下數十載歲月的感恩懷德，說什麼也要趕來相送老前人最後的旅程。而靈柩上覆蓋著一貫道總會會旗、世界一貫道總會會旗，以及馬英九總統

親頒的褒揚令與國旗一面，足堪是任何人一生最大的豐厚暨榮典，更是國家對老前人一生奉獻的最大哀榮與肯定。

當承載靈柩的車輛緩緩起步時，後學看到山谷途徑中沿著路旁兩側跪著的人潮，那並不只是老前人的家屬或親朋，更多的是道親、幹部、學長，還有不知名、不認識的鄉親與民眾，就這樣緘默著來跪別送行。竟不知是傳奇或真實，一幕幕即開闔在小後學凝眸的瞬間。那是世間所有丰華的蒼萃，那是無私的大愛，那更是真正的生命。

或者世人長久以來，皆習染得以追求「名」跟「利」為世間最大價值；熙熙攘攘、忙忙碌碌的一生，為的無非「名」跟「利」而已。傳說清朝乾隆皇帝曾下江南巡遊，經一座古寺而跟寺中老和尚談論禪機。皇帝面對著長江上絡繹不絕的往來船隻問老和尚：「江上船隻共有幾數？」老和尚回答說：「這江面上其實就只有兩艘船而已。一為名來，一為利往，全逃不過名利二字。」乾隆帝點頭同意。回宮後更將此事說與伶牙俐齒的大學士紀曉嵐聽。後來紀曉嵐有次經過附近，也來尋訪老和尚，問了同樣的問題，

老和尚卻道江上：「只有一艘船」。原因是名利並不分家，名即是利，利也是名。老和尚問道：「難道紀大學士以善辯為名，就沒曾謀過善辯之利嗎？」善辯的紀曉嵐竟也語塞。再後來是大貪官和珅聞得此事覺得有趣，也來附庸風雅一番。對於和珅尋訪到老和尚後所提出同樣的問題，老和尚只擺擺手，說江上：「一艘船也沒有。」因為出家人視名利只同過眼雲煙，名利的船到頭來只是白忙一場，剩下一場空而已。和珅聽後呆愣江邊許久，許久，一句話再也說不出。回京後，和珅竟大病一場；再不久嘉慶皇帝即位將他革職，全家抄斬，一輩子的貪婪攫取，換得來僅剩兩手空空，徒留業債果報等著他而已。

是以，世間是少有真正大智慧、大仁義的勇者，願意將有限的百年光陰，貢獻給殷求仁義、智慧及解脫的普羅眾生。2,566年前，當仲尼以他有限的一生行持仁義之道，豈臆測 2,000 多年後綿延不絕的俎豆馨香？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」的千秋肯定，他不曾謀求，但千古眾生無不感恩戴德，傳誦、尊奉他為至聖先師。

我想，70 多年前的張培成先生，在其知友唐俊民先生引薦求道後（民

國 32 年（1943）10 月 17 日），也一定曾認真思考過～生命的真正價值跟意義。故而他願意傾盡一生心力為道護持奉獻，為眾生的解脫得度，莊嚴付出。最終他不負師尊、師母所託，更不負此生，榮耀地寫下他的傳奇扉頁，那更是世間真正的生命詩篇。

敬愛的老前人。我們感念您、祝福您！更永遠謝謝您！！

註 1：「到親」，與道親同音，作者特用來指唔認到的親輩。

註 2：此處特別用「眾生老中」，為與前面句子「是眾生的業力跟慧命所牽繫」前後呼應。

